

09

天井窑
道庙院 三次大难不死
夜半唐突拜师

○徐晓帆著 玉明绘图

南无拳传奇

刘成庄，家住离上清宫不远的邙山镇望朝岭村。洛阳自古帝王地，站在此处可望到朝廷，故名望朝岭。

邙山其实是丘陵，山势起伏，并不险峻；沟壑遍布，沟边长满酸枣树，野鸽子在幽深的谷中追逐。望朝岭一带却是平地，当地人穷买不起木料、砖石盖房，便就地挖个大方坑，待有10米左右深，便向一侧掏窑洞居住。这种民居叫“天井窑院”，刘成庄家就是这种一孔窑的天井窑院，至今尚存，还作为旅游景点时不时地接待外地游客。

刘成庄家的窑院北，东两壁上还有两个墓穴，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的，更不知埋的是何人。刘成庄的父亲刘新水把棺木、人骨清理走，然后铺上麦秸，从刘成庄记事起，这就是他的“窝”。每天一睁眼，喝罢汤，他就出去拣石头，好加固下窑院的阶梯。

刘家很穷，全家两床透光被子，刘成庄的棉袄里缝着干草。母亲有残疾，姐姐又患有精神病，七八张嘴要吃，于是，麻子菜、灰灰菜、扫帚苗，什么野菜都上桌；蝉、金龟子、屎壳郎，什么昆虫都敢吃。

刘成庄从小争强好胜，打架惹事儿。时不时有家长领着哭着的孩子找到刘家告状，母亲气得浑身发抖，常数落：“桩儿呀，你就是个劳改犯的坯子！”

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刘成庄有三次险些丢了小命：第一次是吃野蒿肚子痛，他误将碘酒当十滴水喝，折腾了两天才恢复过来。

第二次是姑姑结婚时，姑夫给了他8分硬币，1分、2分、5分各

一枚。见到钱，刘成庄稀罕死了，这是他第一次有了钱！哥哥逼着他要，他一急，把钱往肚里吞，5分硬币卡住了喉咙，刘成庄喘不过气来，直翻白眼。母亲忙用润滑纺车的生棉油冲，总算冲了下去。

第三次是他打架头被打破，用布条一缠，以为没事，谁知脑袋随之肿大，几无人形。过了几天，家人见桩儿已断了气，便打算掩埋。奶奶不依，依旧守在孙子跟前，用勺子撬开他的嘴，喂小米粥。这样，奇迹发生了，刘成庄又活了过来。

有道之人爱自夸：“福大命大造化大。”刘成庄便应了这话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刘成庄摸进上清宫的门，从此脱离苦海，生活有了指望，后来有了前程。

且说刘成庄在庙里干活勤快，对师父也尊重。饭前饭后递毛巾擦手，晚上端洗脚水，天冷了，他就抱着师父的双脚睡。

这天半夜，刘成庄一觉醒来，不见师父，以为师父上茅厕了，但半天不见师父回来。刘成庄觉得奇怪，便起身去寻师父。走到庭院门口，忽听墙外有动静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师父在练拳，一招一式，甚有章法，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。

良久，师父收拳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出来吧，咋不睡觉？”刘成庄见师父发现了自己，索性上前道：“师父，你打的是哪路拳？教教我吧。”师父很爽快：“中，你学了这套拳，不一定能享荣华富贵，但保证你一辈子吃喝不愁。可有一条，你学这拳只能挨打，不能打人，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刘成庄满口应允，这一老一少当时就比划起来。

那个上士名叫李全有，小兵叫王浦生。小兵的年龄才一个月，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被拉进兵营，套上军装的，然后被拉到南京，在战场上只放了几枪就挂了彩。

上士李全有的左腿挨了4刀，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。他和王浦生如何受伤，又如何逃生，是戴校尉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。

经过是这样的：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“人在城在，打到最后一个人”后的第二天，就失去了与总指挥部的联络。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往哪里打、怎么打。长官们还不知道，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，前线稍微先进、完好的无线电设备，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，往后方运送。

在南京打算死守的部队没有侦察到敌军位置，因此炮兵不知道发射方向。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，失去无线电，谁也不知道该如何配合谁、增援谁。

在本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，有个30岁的士官班长，就是李全有，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，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。

好在天色暗下来，夜里，上尉以上的军官都跑光了。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，还有一个汉奸用大喇叭喊话：“中国士兵们，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！只要你们放下武器，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、热茶和罐头鱼肉……”

此刻，中国士兵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。飞机围着山头转，撒下很多传单。有个别认字的人说：“日本人要咱投降！保证不杀不打、有吃有住，还说只要抵抗就赶尽杀绝。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，都受到了优待呢！”

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，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期的，假如到明天清晨5点还不投降，什么都晚了。

李全有向排长提出，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。排长说：“你想到的，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。”

李全有想，如果有一口吃的，他就不会投降。

清晨5点，中国士兵的第一面白旗升起，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，才发现敌寡我众，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出去。

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，其中有个脑袋上扎着三角巾的少年，他就是小兵王浦生。

中国战俘沉默地走上公路。每隔10米远会有一个端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，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，叫战俘们：“跟紧了啊！走快点

09

守军被诱降



○严歌苓著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儿！”碰到这样的汉奸，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：“日本人要我们送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前头有饭吃、有水喝吗？”

“那还能没有？”

“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？”

“不杀！赶紧往前走！”

再走一阵，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，战俘们的心又悬浮起来。

上午10点多，雾开始散了，他们来到一处被炸塌的厂房外。日本军官向翻译交代了几句，翻译拿着铁皮喇叭喊话：“中国官兵们，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，等待上面的命令。”

一个中国兵大声问道：“是在这里开饭吗？”

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，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为之一冷。

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，空得闹鬼。

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，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：“开饭地点在江边，吃完饭，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，在那里开荒种地。”

中国战俘安静了下来。翻译接着说：“在此休整期间，大家要配合一下日军官兵，让他们把手绑起来……”

中国士兵疑惑了：“他们有枪，我们赤手空拳，还要捆我们？”

“不干！”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。

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，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，翻译告诉了他。日本军官跟翻译嘀咕了一阵，翻译举起大喇叭说：“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，大家先就地宿营，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。”

李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场的空地，5000多个战俘把这个厂房塞得满满的。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